



允文允武王永勝： 以「武」論「道」 見歷史見天地

青年作家王永勝履歷很是清爽，「浙江溫州人，1982年出生，曾從事媒體工作，業餘習武。」有朋友評價他生活太靠「造化」，他用溫州話解釋靠造化就是隨便的意思。但其實他的生活與寫作更多的是一種「因緣際會、水到渠成」。他遇到允文允武的瞿焯先生，便追隨其學文習武；因着無意中獲得了「何為梨花槍」的答案，武俠夢甦醒，便慢慢寫成了《屠龍簡史》這樣一部武學解惑之書。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

《屠龍簡史》近期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。在書中，王永勝從切身的習武經歷出發，結合史料記載，理清真實武林與江湖想像之間的區別與勾連，梳理出似真似幻的武林脈絡。同時，通過武藝，與自我、與歷史對話，從這個有趣的切片中，去「窺探」歷史、武學中被人忽略的諸多秘密。

王永勝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，每一本書都有一個原點，《屠龍簡史》的原點是趙雲的「梨花槍」。有一年初中酷暑日，王永勝光着膀子躺在水磨地板上讀《三國演義》，讀到趙雲的「梨花槍」，既興奮又不解。為什麼叫梨花槍？難道說槍杆是用梨花木做的？在後來的人生當中，通過閱讀和習武，他終於解開了這個謎團，原來是《宋史》記載的歷史上有名的槍法，只不過放在趙雲身上穿越了。

於是2016年年底寫就《趙雲與梨花槍及其他》，以這篇文章為原點，也就慢慢生長成了《屠龍簡史》這樣一部武學解惑的書。

漫遊武林三千年

《屠龍簡史》這本書副標題是「武林漫遊三千年」，他是從屈原筆下的「嘯」開始算，「到現在二千多年，我再往前推一點，因為在屈原之前，一定有善嘯懂武之人，就取了個整數，三千年。」王永勝寫作比較自由隨性，基本上根據習武的體會和閱讀的心得，依次「解答—寫作」，一路過來，寫到他認為差不多夠一本書的字數了，才停止。「實話實說，整部書寫作難度不大，因為過程充滿樂趣。如果要說困難，就是在古籍中要搜尋冷僻的史料，不起眼的筆記，如何斷句，如何翻譯，有時會頭大，耗精力。」

《屠龍簡史》一共有「絕招篇、人物篇、閒雜篇、語錄篇」四個部分。「絕招篇偏向切身的習武體會，比如易筋經，袈裟斬（劍道中使用的斜斬）；有些絕招的主人，很有故事，比如年羹堯，我就放在人物篇。只要和武有關，內容有趣，人物不論古今中外，都可以囊括。」

比如易筋經，王永勝在考證出其非「少林秘籍」時，還在書中詳細介紹了自己研習的感受。「習易筋經如登天，一步一衝天，亦一重重體會。研習一段時間，從虎部轉成龍部時，掌心會發燙，感受發燙部位在慢慢擴大，最後，整個指尖也會發燙。習易筋經五十天左右，我神奇地感受到橫膈膜的位置。」

這或許是為何編劇史航評價這本書「讀完覺得踏實」的原因，「年刀月棍一輩子，捨得功夫，方見功夫。本書確實是那杆白刀流轉，遍體紛紛、知己當期、歲月無傷的梨花槍。」

「解惑」武術之道

王永勝說，不少男孩子心中都有武俠夢，如果機緣巧合，武俠夢自然就能甦醒。王永勝在故鄉沙地裏練過「鐵砂掌」；也在學校牆壁上騰空踩兩腳，接力轉身鞭腿，落地怪嘯，如李小龙模樣；也曾沒日沒夜地讀《三國》、《水滸》、金庸古龍，想像自己被仇人追殺。

「十幾年前，我認識了允文允武的作家瞿焯先生，後來就很自然地跟隨他習武了。」習武對王永勝的影響不少。「通過武術或者說武道，我們可以找到了與自己、與天地、與歷史對話的獨特方式。看歷史、看世界的角度會稍微有一點點不同。舉一個簡單的例子，老舍先生是習武的，他的短篇小說《斷魂槍》裏有很多地道的武林行話。如果我們懂武，可以讀出這篇小說中隱藏着

的諸多精微處，『道』也就在精微處。同時，習武能讓我的身體和人生更加放鬆、從容。」

王永勝寫就此書除了「窺探」武學秘密這一層意圖之外，他希望這也是一次解惑之旅。為何一方面存在於武俠小說中的武術「出神入化」，而在現實中，傳統武術卻有意無意地被嘲笑被誤解。

王永勝覺得，武道之燈暗弱，傳統武術才會被嘲笑、誤解。「武道之燈之所以會暗弱，是傳統文化（武術屬於傳統文化中的一環，也是古人的修身法門）與現代文明在近百年間的碰撞時，出現的變局與取捨，傳道的真老師也隨之越來越少，有些老師也是特意藏起關隘不說，慢慢地真東西就越傳越少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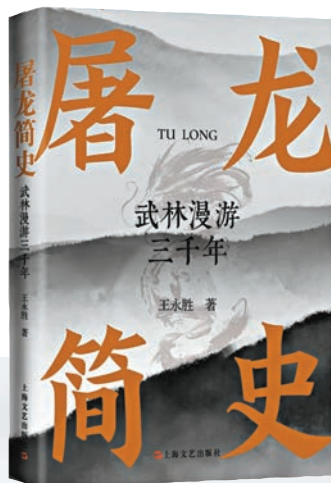
隨着時代發展，傳統武術「藏起」了或者說慢慢「失去」了其技擊的功能。與此同時，傳統武術又在武俠小說、動作電影裏出神入化，極盡誇張之能事。這兩者之間存在一個巨大鴻溝，「再加上社會上的假大師渾水摸魚，人們對傳統武術的嘲笑和誤解，就更猛烈了。」

「中國傳統武術是一個系統工程，那些在公園裏練習太極拳套路的大部分人，確實打不了人。但是，這並不能說明太極拳打不了人。」王永勝認為，「道」沒有問題，是裝「道」的瓶子出了問題。

中國傳統武術的未來在何處呢？王永勝用謝遜的話說：「世上之事，難說得很。」他說，在舊時代，你把武師逼到牆角，為了活命，他可能會插眼，用爪把你的整張臉撕掉，擦陰、剝喉。而現在喊着要進入奧運會的「傳統武術」，其實是經過改造，去掉技擊的功能，接受現代體育規則，成為更加「文明」的套路，「這就和體操存在相似，反而失去傳統武術的特色。」

永勝寫散文、寫隨筆，也寫書評，他不疾不徐——到時哪個存錢罐先滿，自有安排，也在寫作中不斷成長、享受生活。

王永勝下一本書是《口吃簡史》，也是一本有趣的隨筆集。「寫我早年口吃的經歷，也寫我和歷史上著名的口吃者，如韓非、揚雄、毛姆他們的隔空對話。對我來說，把焦慮書寫下來，就是良藥。」



◆《屠龍簡史》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受訪者供圖



◆青年作家王永勝 受訪者供圖

古都巡遊 好風如水

作者：梁冠文
出版：三聯書店(香港)



今人看風水，往往會貼上一種社會標籤，然而解構中國八大古都——鄭州、安陽、長安、洛陽、汴京、臨安、南京和北京的選址和布局，卻會發現它是一個深植中國文化元素的歷史現象，內涵非時下以為的簡單。風水講究人與自然環境間的交融，本書嘗試從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出發，梳理風水理論的源頭和發展，如何與天文地理、易學和儒學的天命史觀接軌，吸引歷代統治者引為己用，施於古都定所和籌建，輾轉傳承，由夏迄清的八大古都之中皆可見風水蹤影。作者希望通過本書，將許多人以為玄之又玄的術數，帶進文化研究的領域，讓更多有識之士加以正視和改觀，還原風水真貌。

未來的錯覺——人類如何與AI共處

作者：海爾格·諾沃特尼
譯者：姚怡平
出版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



在AI的世代裏，如何保有生而為人的意義？我們已經開始認為，AI比我們還更懂得自己了，演算法幾乎主導我們的生活。當我們以為利用AI可完全掌控未來時，事實上正好相反。奧地利社會學家諾沃特尼（Helga Nowotny）在本書延續了她對科技與社會關係、社會時間的經驗與不確定感的研究，從哲學、歷史、社會學、科學角度，探究在數碼人類世界，AI如何重塑我們的身份，我們又該如何跟AI共處。

鹿川有許多糞

作者：李滄東
譯者：春喜
出版：亮光文化



本書是韓國導演李滄東於1992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說集，作品獲得了《韓國日報》創作文學獎。翌年他接受導演朴光洙邀請進入電影界，隨後轉型並逐漸成為具國際影響力的電影大師。小說集展現了一群活在複雜多變之歷史浪潮中的小人物，他們如何艱辛地在現實裏追求生活與自身的價值，不止與大時代殘酷的現實抗爭，更要在艱難的日子裏尋找生存的意義。作者描述這些人物的遭遇，在過程裏發生的轉變，看似在拼湊着那時代的韓國，但藉小說的體裁，細膩的文字卻如刀刀般剖開歷史，跨越了時間與空間、語言與國境，讓讀者隨着故事，展開一場又一場對自己的身份與生存價值的探索，並最坦誠地對話。

把焦慮寫下來，就是良藥

有溫州當地媒體如此評價王永勝，「他從媒體記者到作家，常年大量地閱讀、持續地寫作。從閱讀中來，到寫作中去，寫作是他和世界對話的一種方式。在讀書和寫作中不斷成長，結合自己的生活閱歷和詩意情懷，以赤誠之眼觀物言情，他就是溫州青年作家王永勝。」

王永勝在媒體十多年，「要上夜班，太累

了。有時候你會發現，在單位所寫的文字，並不是你內心真正想要的，所以就萌生退意。我也想嘗試更適合自己的生活，更自由地寫作。」

如今，王永勝的日常就是讀書寫作習武，「最大的苦惱就是有一點點社恐，這是因為早年口吃的關係。」

寫作就像同時在好幾個存錢罐裏存錢，王

永勝寫散文、寫隨筆，也寫書評，他不疾不徐——到時哪個存錢罐先滿，自有安排，也在寫作中不斷成長、享受生活。

王永勝下一本書是《口吃簡史》，也是一本有趣的隨筆集。「寫我早年口吃的經歷，也寫我和歷史上著名的口吃者，如韓非、揚雄、毛姆他們的隔空對話。對我來說，把焦慮書寫下來，就是良藥。」

森林秘密的破解者

作家古清生2009年去了神農架，找了一處山林安頓了下來，先是悄無聲息地隱居，後來種茶、種玫瑰花、生產茶葉與花露，賣給大城市裏的高級飯店。在這之前，他住在北京一個燈紅酒綠的地方，但也很少老老實實地呆着，一年當中，總有半年左右的時間，騎着摩托或開着吉普在全國各地旅行。

在沒有去神農架之前，古清生是職業作家，或是體會到了隱居的快樂，他很長一段時間索性停筆不寫，這十多年來，僅出版過兩本散文集，最新的這本名字叫《森林中有許多酒》，素樸的封面上，有三兩下簡單畫出的松樹輪廓，書名的字體是萌拙的兒童體，與書的內容恰好形成了對應。

隱居果然是可以改變人的心性的，體現到寫作上，《森林中有許多酒》的文字，已經與古清生過去的寫作，有了不小的區別，最明顯的地方是，一名職業作家的寫作技巧與表達痕跡大面積消失了，不布局謀篇，拒絕修飾與排比，文由心生，讀者可以更直觀地覺察作者的內心狀況，並走進他那片由現實和文字共同構造的「森林」裏。

神農架的景色之美眾所周知，作為其中的潛伏者，作家的眼睛最容易發現那些美，但古清生寫景也是一筆帶過，本來書中文章，一些句子和段落完全可以展開寫上一兩萬字，讀者看着也是會賞心悅目的，但古清生偏偏不寫，他可能覺得，那麼做又掉進了散文寫作的一個傳統陷阱。景色容易寫，但寫好又特別難，古清生把最具描寫優勢的景色作為了他寫作的背景，山巒與松濤，皆退隱成遠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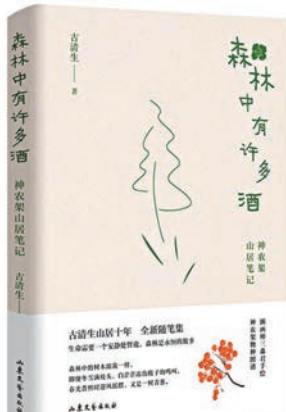
古清生喜歡給他書中的活物以「子」命名，狗子、雞子、蜂子……這樣的暱稱頻繁出現於文章中，使人強烈地覺得，一種無法消弭的孤獨感在蔓延。同時，一種無處不在的逍遙感也在四溢；古清生還關心自己的飲食，在幾年的時間裏，每天記錄自己炒的菜、飲的酒，具體到時間、味道、心情等多種因素，閱讀這些，亦能覺察孤獨與逍遙的交叉存在。

截至今年，古清生已經在神農架隱居了十四年，再加上更早些時候他在那裏考察與寫作金絲猴，神農架差不多已經佔據了生命中寶貴的二十年時間。起碼從目前的狀況看，他還沒有離開的意圖。梭羅在瓦爾登湖畔，

一共住了兩年兩個月零兩天，離開的理由是，他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思考過程，解決了自己的一些問題，有了醍醐灌頂般的覺醒，所以再停留下去已經沒多大意義了。那麼古清生還打算繼續在神農架住下去，是還沒找到意義嗎？

沒有問過古清生這個問題，他也從不談論這個話題，即便在《森林中有許多酒》這本書中，也壓根沒有出現與人生、哲學、生命之類的思考。按照我的理解，「舒服地活着就是人生的最大意義」，古清生只是覺得，他能在神農架這個地方得到平靜與快樂，就足夠了。旁觀者對他人生活模式的觀察，未免會帶入自己的理解偏見，不問，或才是對對方的最大尊重。

2019年的跨年夜，古清生路過北京，我們聚在一起喝酒，他說到北京這座城市節奏快到讓他慌張，喝完酒後與朋友一起送他回酒店，結果三個人下了網約車之後，在十字路口迷了



◆文：韓浩月

書評

《森林裏有許多酒》
作者：古清生
出版社：山東文藝出版社

路，他忘記了酒店名字，也沒記酒店的電話，午夜北京仍然一片燈火通明，三環路上的堵車狀況因為過節的緣故，絲毫沒有緩解的趨勢，那個時刻想到：

北京是我們這些外省人的「森林」，而古清生早已在千里之外擁有了另外的「森林」……

現在手握這本《森林裏有許多酒》，也大致明白了書名的由來，森林裏真的有許多可以釀成酒的果實，但同時有更多與酒一樣迷人的東西，一個人如果每天處在發現與收穫的喜悅中，他的生命感受無疑是豐富而飽滿的。當一個人走進森林，他便成了秘密的破解者與擁有者，現在古清生寫作了這本書，也等於把他的秘密和盤托出，對於暫時還沒時間甚至永遠也不會再有時間去森林隱居的人來說，讀書，也是這份秘密的一種佔有吧。

閱讀有你

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，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。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，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，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。題材隨意，風格不限，一經採用，小稿將獲刊登之餘，更有神秘禮物送上！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vp@gmail.com，主題請註明「閱讀有你」。

我在閱讀之中找到快樂

當年到中大哲學系面試，應該是李天命問我：你是一個快樂主義者嗎？我答否，說自己很悲觀。他更正我，說：快樂主義是追求快樂，與悲觀無關。我想如果我認識這些哲學術語，何消讀哲學系？

中大拒我於門外，我只好翌年考高級程度會考，上港大。但原來高考很難，我考了三次才成功。上了港大我是兼職讀書，全職掙外快，放學就去補習或教夜校，當時月入數千，買了很多書。但讀過的很少。直至兒子入讀幼兒園，園方有一個「親子」伴讀計劃，我才勉為其難，跟兒子講故事。後來帶兒子到公共圖書館申請借書證，順道參加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，正好有一個每月例會講「孝」，我們便報名參加。講者介紹了幾本書，其中一本是《我們的好榜樣》，我隨便翻一下，發覺太多字，兒子一定看不懂。講者說：你借回家，自己看完，講給孩子聽。

我只好借回家，一看竟不忍釋手。原來書是很吸引人的，為人父後，我才在閱讀之中找到快樂，可能太遲了。其後借了很多書，看了亦不少。

◆文：小奧